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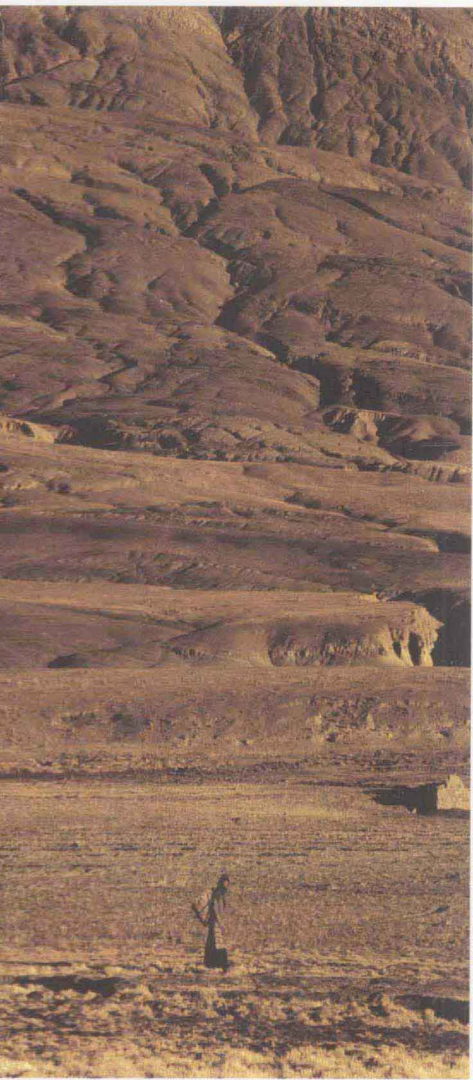
閻連科

閻連科文学研究

阎连科文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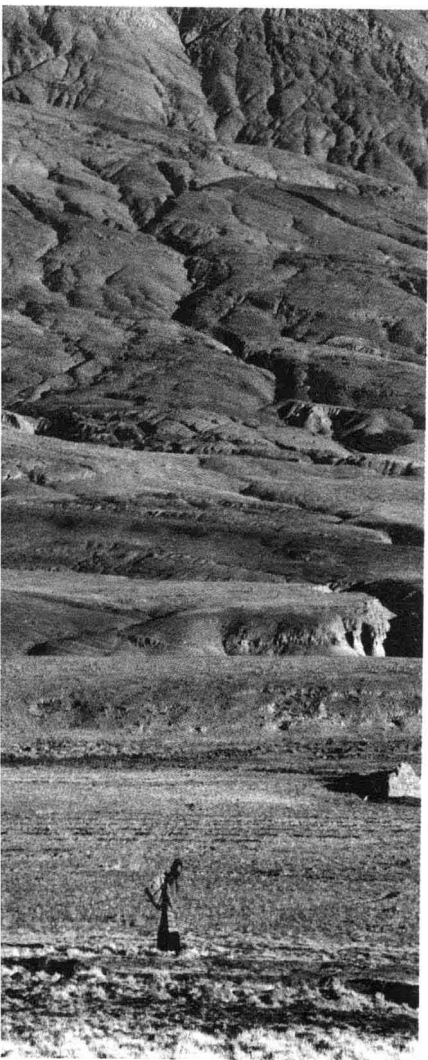
(I)

林建法
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阎连科文学研究

(I)

林建法
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阎连科文学研究：共2册 / 林建法主编.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5

ISBN 978-7-222-10869-1

I . ①阎… II . ①林… III . ①阎连科 - 小说评论 - 文集 IV . ①I207.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2527号

责任编辑：陈浩东 熊凌

封面设计：博雅工坊

责任校对：杜佳颖

责任印制：马文杰

书 名	《阎连科文学研究》Ⅰ、Ⅱ
作 者	林建法 主编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90×1192 1/16
印 张	40.5
字 数	730千
版 次	2013年7月 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0869-1
定 价	59.80元（共2册）

I

第一辑 “瑶沟系列” 研究

- | | | |
|-----|------------------------------|-----|
| 003 | “瑶沟” 世界及其他
——评阎连科四部中篇小说 | 张德祥 |
| 012 | 农民情结：难圆的梦
——阎连科小说漫评 | 徐国俊 |
| 020 | 乡土的梦想
——论阎连科近年来的小说创作 | 赵顺宏 |
| 029 | 乡土的歌哭与守望
——读阎连科的乡土小说 | 林 舟 |
| 035 | 认同与批判
——乡村政治文化视域中的阎连科小说解析 | 李少咏 |

第二辑 “和平军旅系列” 研究

- | | | |
|-----|------------------------------------|---------|
| 047 | 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
——阎连科军旅小说创作的定位 | 朱向前 |
| 062 | 论阎连科的战争小说 | 祝东平 谢 稚 |
| 066 | 仅仅仰仗土地文化是不够的
——关于长篇小说《生死晶黄》致阎连科 | 西 南 |
| 073 | 认同失地的彷徨
——从阎连科小说中透视农民军人 | 畅冰冰 |

第三辑 “耙耧系列” 研究

091	论阎连科的“世界”	郜元宝
105	读阎连科小说的札记之一	陈思和
110	权力宰制下的耙耧世界 ——论阎连科小说的权力书写	刘保亮
118	耙耧山：炼狱与家园 ——关于阎连科小说创作母题的阐释	李 宏 程艳华
125	苦难生存中人性深层的探究 ——论阎连科“耙耧系列”小说	余 萃

第四辑 《日光流年》研究

133	反抗与悲剧 ——读阎连科的《日光流年》	南 帆
144	骨子里的先锋与不必要的先锋包装 ——论阎连科的《日光流年》	葛红兵
156	日常叙事：由“特性”到“个性” ——《日光流年》阐释一种	聂 伟
163	生死游戏仪式的复原 ——《日光流年》的索源体特征	王一川
174	走向民间苦难生存中的生命乌托邦祭 ——论《日光流年》中阎连科的创作主题转换	姚晓雷
188	现代现实主义 ——阎连科《日光流年》	张 瑜
197	极致叙事的当下意义 ——重读《日光流年》所想到的	谢有顺

第五辑 《坚硬如水》研究

- | | | |
|-----|--|---------|
| 213 | 在坚守中前行
——读阎连科的《坚硬如水》 | 孙国亮 |
| 221 | 论《坚硬如水》 | 汪 政 晓 华 |
| 233 | 试论阎连科《坚硬如水》的恶魔性因素 | 陈思和 |
| 251 | 空间叙事中的历史镜像迷失
——《坚硬如水》阅读笔记 | 聂 伟 |
| 263 | “革命”背后的变态心理
——关于《坚硬如水》 | 陈晓兰 |
| 270 | 权力与欲望角逐的话语狂欢
——论《坚硬如水》“革命+恋爱”模式的解构性叙事 | 张学昕 杨 亮 |

II

第六辑 《受活》研究

- | | | |
|-----|---------------------------------|----------|
| 283 | 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
——读《受活》 | 王鸿生 |
| 299 | 《受活》：超现实写作的重要尝试
——李陀与阎连科对话录 | 阎连科 李 陀 |
| 318 | 《受活》：怪诞及其美学谱系 | 南 帆 |
| 334 | 徘徊在记忆与“坐忘”之间
——读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 | 刘剑梅（杜红译） |
| 354 | 墓地写作与乡土的后现代性 | 陈晓明 |
| 365 | 真实的可能与狂想的虚假
——评阅阎连科《受活》 | 肖 鹰 |
| 375 | 中国出了部奇小说
——读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受活》 | 刘再复 |

第七辑 《风雅颂》研究

381	透视知识分子的精神嬗变 ——兼论阎连科新作《风雅颂》	周南森
386	现代知识分子的沉沦与救赎 ——论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风雅颂》	洪治纲 欧阳光明
399	知识分子的庙堂之痛与民间之痒 ——读《风雅颂》	梁 鸿
410	《诗经》的逃亡 ——阎连科的《风雅颂》	王德威
417	精神堡垒的坍塌与重建 ——论《风雅颂》的文学史意义	栾梅健

第八辑 阎连科叙事美学研究综述

433	阎连科小说语言ABB型形容词的新构	祝东平
438	阎连科作品中拟声词的超常运用	肖双荣
443	阎连科小说修辞现象浅析	徐 漫
450	妥协的方言与沉默的世界 ——论阎连科小说语言兼谈一种写作精神	梁 鸿
461	《受活》与阎连科的方言表达	王 华
468	由《日光流年》看阎连科小说的叙事美学	焦红涛
476	论阎连科小说语言的民间性	汤 玲

第九辑 阎连科论

485	阎连科论	姚晓雷
499	极端化写作的命运 ——阎连科论	李丹梦
512	日光下的魔影 ——《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读后	孙 郁
522	革命时代的爱与死 ——论阎连科的小说	王德威
540	阎连科与超现实主义 ——我读《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和《受活》	程光炜
559	乡村苦难的极致之旅 ——阎连科小说	洪治纲
575	在谑虐隐喻和冷峻反讽里考量中国 ——阎连科“文革”政治人小说研究	周冰心
594	阎连科：超越现实主义的大旗	傅异星
604	一个人的文学史或从文学史的盲点出发 ——阎连科小说及相关问题平议	王 尧
625	阎连科乡村小说的生命寓言	谢文芳 陈国和

第 ● 辑

“瑶沟系列”研究

“瑶沟”世界及其他

——评阎连科四部中篇小说^①

张德祥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几种有全国影响的大型文学期刊几乎不约而同地推出了阎连科的小说。作家带着他的“瑶沟”系列向文坛冲来，其一发不可收之势频频拦截你的阅读视线，既然难以绕开他，就不妨走进他所开辟的“瑶沟”世界，领略一下这位文坛新手的实力。

《瑶沟的日头》^②叙述七十年代中期一个农家子弟连科上学的悲剧故事。那一年，连科与他二姐同时凭自己的优异成绩获得了读高中的幸运，但幸运的机会却遇到家庭困窘的挑战。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食不果腹的农家对两个孩子同时读高中自然力不能支，尽管每人每月仅需几元钱费用。二姐含泪放弃了这个或许会影响到她终生命运的机会，让幸运独属弟弟，并且为了弟弟不被困窘逼得退学，她又一次作出牺牲，不惜与一个有钱却有病的中年男人订了婚。然而，这个农民家庭的种种努力最终还是未能支撑到连科读完高中，连科在现实面前不得不半道辍学去承担生活重压。受教育的幸运与贫穷无缘，这似乎是一种个人无法抗拒的现实法则。在这个悲剧故事中，铁的现实及其法则不仅使这个农村青

^① 原载《文论月刊》，1991年第11期。

^② 《中国作家》，1990年第4期。

年丧失了求学读书的机会,还深深影响到他的精神世界:至少使他想通过求学之路摆脱父辈的生存方式、去寻找一种新的生活道路的希望破灭。自尊心受到了挑战,这又使他决然离开了非常钟情于他的女同学、县委副书记的千金雯淑。虽然少男少女这种至真至纯的爱情幼芽在两个家庭地位极为悬殊的现实面前必然枯萎是或迟或早的事情,但这枯萎的根源也正在于连科所面对的与生俱来而个人无力摆脱的贫困,所以这种初恋情感对于连科来说从始到终都伴随着一种苦涩和屈辱。这爱神的光顾与那降下读书机会的幸运之神的光顾一样,对连科来说不过是一种命运戏弄下的精神折磨。人生这重要一步的受挫无疑在他心灵深处留下了创痛。在这篇作品中,作者极为逼真地反映出七十年代中期农民的贫困景况。连科辍学不仅是一个家庭在现实面前的无奈,而且是整个瑶沟人的悲哀。因为连科读书在瑶沟人看来不仅是连科个人的事情,而且是整个瑶沟人的梦,瑶沟世代代没有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没有出过一个“人物头”,瑶沟人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吃够了没有“人物头”的亏,所以在连科家庭力不能支的情况下,瑶沟三十七户人家解囊相助。可普遍的贫穷使这“众人拾柴”也火焰低,虽然瑶沟人那淳朴的互助共济精神令人感动。尽管作品叙说的不过是一个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早就多次出现过的关于贫困的痛苦故事,但《瑶沟的日头》却以不事任何雕饰的本色率真、甚至有些稚拙的叙述,带来了一种清新。

再说《瑶沟人的梦》^①。这部作品叙述主人公连科当大队秘书的挫折过程。原大队秘书是个知青,招工返城后,田湖大队要从几个高中毕业生中选一人顶替这一位置。支书先觉得“连科这娃儿不错”,“字也写得周正,是大队党支部最好的秘书人选”。但当队长三叔喜兴地领着连科到支书家,才知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三叔见机行事,为讨得支书喜欢,就与连科为支书家的母猪下崽守夜,算是保住了瑶沟人的“秘书”梦没有被打破。但因为大队无故多扣瑶沟人的返销粮,队长三叔与支书争吵,更因为连科同学李星光以其妹与支书的瘸腿侄儿订婚为代价与连科争夺这一位置,支书的嘴自然就歪到了李星光一边。为了挽回希望,六叔不惜以自己的女儿嫁给支书的瘸腿侄儿为代价,但为时已晚,况且“这里面复杂得很”,瑶沟人最后忍受无故扣粮的屈辱。即使过年时全村人都

① 《十月》,1990年第4期。

不吃饺子，将全村人的四百斤返销粮“孝敬”了公社书记，得到的却是一个到县水泥厂当工人的名额，这并非瑶沟人的目的，他们又私下以“工人名额”换回了“秘书位置”。瑶沟人尽其所能、倾其所有，忍辱挨饿，算是保住了秘书梦。但就在大队开会宣布由连科接任秘书时，瑶沟人的梦才最终破灭，大队秘书最后由县委办公室主任的外甥李红社接替，这时，曾因为连科要当秘书而主动与连科订婚的红玲这时也来解除婚约。这个故事很有些戏剧性，但瑶沟人的梦的破灭就像他们会做这个梦一样是必然的，原因就是结果。瑶沟人做“秘书”梦是因为他们受尽了大队支部里没有一个瑶沟人之苦之辱，随意讹地、断水、扣粮，瑶沟人只能唉声叹气。“自古就是小二做官，邻居有福，谁让咱十八队不出一个人物头？”所以，他们自然会做起“出一个人物头”的梦，正好连科使瑶沟人的梦变得具体了：“十八队就出你一个高中生，你要设法去当秘书，要想着做党员、当支书”，“等你成了大队支部书记……咱村日子就她奶奶好过啦！”但连科成为大队秘书人选之一这个现实契机，只不过是瑶沟人在梦中抓住的一根稻草。既然当官的意义在于福及亲故，那么走仕途必然要靠“朝里有人”，原因和结果相通。在这里，瑶沟人也是在一个相互循环的怪圈中原地徘徊。值得注意的是，连科本人开始还有些看轻这个“小秘书”的位置，但这番挫折失败才使他感到了现实法则的严峻，失败和屈辱使瑶沟人的梦也成了他自己的梦，使他对于“出息”“前程”的认识更明确地集中在“权力”的攫取上。下面两部作品《婚幻》和《乡间故事》，就正是围绕着连科这个梦展开的。

《婚幻》^①是叙写连科的婚姻故事。如果说前面两部作品也涉及连科的爱情婚姻，那不过是作为副线副题存在，在这部作品中才上升为主线主题。如果说连科的读高中和当秘书多少有些全村人的共同利益所在，那么这婚姻应当是纯粹个人的事情了吧？然而，瑶沟人并不这么看。七爷说：“孙子，七爷给你磕个头，你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吧。委屈是你个人的事，娶不娶支书的闺女是咱瑶沟村的事。为了咱瑶沟三十六户人家，世代没出过人物头儿，七爷给你下跪了。”队长三叔就像派农活一样把任务交给连科，“你一定要把支书的闺女娶过来。”父母劝说他应了这门亲，全瑶沟人都盼望着能成了这门亲。从个人感情来讲，连科并不喜欢

① 《当代》，1991年第1期。

支书的女儿红玲；但从理智上来讲，“我想也许我一定得把支书的女儿娶回来。”因为支书年龄大了，他的孩娃有些痴呆，娶的媳妇又是哑巴，所以要好好选个女婿，先拉进支部，过几年就将大权交给女婿。支书看上连科，是因为连科有文化，将来会有出息；全瑶沟人希望连科成了这门亲，还是为了圆他们的梦；连科应了这门亲，因为连科的梦比瑶沟任何人更强烈迫切，而这门亲事，正是他走仕途的关键所在。情感在这里退避三舍，利害权衡高于一切。但是，事情似乎又不是那么简单，这婚姻就像那当秘书一样，不过是一个很不现实的梦幻而已。尽管瑶沟人想尽了办法，百般取悦讨好支书，尽管连科费尽心机“救”了支书的女儿，尽管这一切用心和手段击败了另外两个“情”敌、连科的高中同学二林和社社，但终无法与乡长的儿子抗衡。虽然乡长的儿子有些瘸，支书闺女也甘心嫁给他。这“婚幻”也够戏剧性了，但与当秘书不同，主人公已经由被动变为主动，一开始就成为他自觉的追求。这“自觉”里面隐含着某种报复的恶意，不仅为了父母及整个瑶沟人能抬头过日子，他想起了八岁时支书在他肚皮上踢过的一脚，留下了一个千层底的鞋印儿，就因为人家是支书，父母及整个瑶沟人都不敢找他讲理，虽然这一脚过去了十二年，这疼痛仍隐隐留在心里，他小学时写作文就立志“长大要当村支书”。现在，只有做支书的女婿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即使在感情上他要吞咽难以吞咽的苦果，经受残酷的自我折磨，也要忍着愤恨、硬着头皮、装出笑脸、煞费苦心去为“女婿”资格奋斗。这就是为什么连科一面不得不到支书的责任田里为支书卖力，一面又盯着支书的“冬瓜头”恨不得用铁锹砍下去。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农村青年的婚姻及其灵魂怎样被现实权力崇拜的观念和情结所左右和渗淫。没有任何爱情基础的婚姻在这里变得如此合理甚至神圣，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化形态或者说是社会存在所致，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实际上也不可能超越这种存在及其文化的制约。连科为了当支书女婿是如此，支书女儿为了当乡长儿媳也不例外。婚姻被现实利害的关系主宰，被宗法权力膜拜支配，进而导致灵魂的扭曲、精神的畸变和人格的丧失——如果说这正是为了获得人格，那么这种人格的价值内涵恰恰是以丧失自我独立人格而依附权力为前提，实际上这前提也是归宿，前提与归宿相通。

《乡间故事》^①中进一步表现了这一主题。这篇作品写连科的另一次婚变。接替大队秘书、做支书女婿的梦幻——也就是当村干部、乡干部、县干部的梦想破灭后，“乡间的春夏秋冬，像一条绳带束着我的手脚”。正当连科站在自家田头上感到“悲凉戚楚”时，命运之神又一次光顾了他。村长的三闺女在县化肥厂当工人“被人挤掉”回村后，原来的对象也自然高攀不上了，于是就选了连科。选连科这算是“低就”，但也是矮子里面拔高的，没准儿连科将来还有大出息。连科应了这门亲，因为她爹是村长，有了好事总是一步近两步远。但是，就在两人正准备结婚之时，听说不久就来本乡上任的“乡长”娃娃要讨媳妇，支书与村长经过认真磋商研究之后决定，让三闺女立即与连科刹车去攀这位准“乡长”。经过了几次大的挫折之后，这次婚变没使连科感到多么出乎意料和难以忍受，而且冥冥之中连科被这位准“乡长”的老母认做干孙，也算抓住了这一“高枝”时。两人共攀一枝总不如一人独占，为挤掉对方，两人都使出了独有的手腕机巧，虚伪的感情投资，廉价的殷勤孝顺，恶毒的相互攻讦诋毁。就在两人心机用尽，都感到自己牢牢抓住了这一“高枝”，作者没有让这位准“乡长”正式上任，相反，让他退休回家。连科与三闺女见这“高枝”倒地枯干，便立即弃去无用枯枝，二人又重续姻缘。这篇作品不像前几篇那样纯粹写实，故事似乎有些荒诞，但去荒诞外壳也能见几分真实。人们看到了婚姻怎样被权力魔棒驱使，人心怎样被权力膜拜蚀黑变伪，人面怎样在实用的天平上变幻阴晴。这里似乎讽刺了男女主人公、讽刺了支书、村长和那位准“乡长”，重要的是进一步揭穿了那位摆布主宰这些世俗生灵的冰冷残酷的幕后窃笑者——现实法则。

通观这四部作品，阎连科以“连科”这一人物的命运为主线勾画出一个“瑶沟”世界，勾画出瑶沟人的物质生存和精神梦想——简单地说，就是贫困的现实和摆脱贫困的梦想，但其复杂性在于这贫困怎样具体地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土壤中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怎样的人生选择。毫无疑问，这里的贫困是和愚昧联系在一起，是和宗法权力结构及观念联系在一起。贫困、愚昧、宗法权力三位一体组成一个死结。贫困和愚昧互生，难以维护温饱的极度贫困境况下，瑶沟人不可能受到更

^① 《收获》，1991年第1期。

多的文化启蒙和科学教育，因而民主和科学的观念也就难以在这贫瘠的土地上滋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瑶沟，似乎是一个被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所遗忘的封闭世界，而主宰这个贫困世界的是宗法权力结构与观念。“乡间俗事外人不明白，不理解大小乡村都是一方世界一方天……支书家大姑女是村长的大儿媳，支书家二姑女是副支书家大儿媳、支书家小孩娃又娶了经联主任的大妹子。接续起来，村委委员、治保主任、妇女主任、民事纠纷调解员、村委员会、生产组长、税代员、信贷员、村中电工、水利组长、面粉加工厂厂长、铁钉厂经理、手纸厂领导、老中医、新西医、民办教师……红红绿绿，上上下下，都扎扎实实是亲戚。没办法，都是亲戚。都是亲戚！乡间就是这物景、这面貌。”“乡间就是亲戚连亲戚，谁有理由不惧畏支书那目光？”（《乡间故事》）这一方世界就是在这种宗族血缘和婚配联姻的关系中形成一种秩序，形成一种势力。人们在这样一种现实关系中生存着也被它制约着，牵一发而动全身，利害攸关。瑶沟人盼望连科成为“人物头”也是因为只要他出人头地就会给三亲六故的瑶沟人带来福荫，而连科要成为“人物头”又必须和有权有势的支书、村长、乡长们通过联姻结亲，取得一致的利害荣辱关系，但这联姻的前提又是实用利害的权衡，你必须具有压得起支书、村长、乡长权势砝码的权势重量，恰在这一点上瑶沟人可怜得“连屁都没有”，他们所梦想的正是他们所缺少的，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他们所具备的只剩下对权势者的屈从、点头哈腰的奉迎，千方百计的讨好乃至乞求。尽管心里充满了仇视和敌意，也只能在背地里的破口咒骂中发而泄之，瑶沟人就陷在这么一种现实法则与梦魇的折磨中。“村人们就如鸡一般，飞不起来，却年年月月都想飞起来，想让村中，突然间生出一个支书来，生出一个公社书记或是县长来。这渴望就像久旱盼雨，折磨了村人们一年又一年，一辈又一辈。”为了实现梦想，村人们总是在无穷无尽地屈从着、奉迎着、讨好着和乞求着支书村长们。连科虽然还在重复着这个古老梦境，还走在这屈辱的古道上，但他毕竟有了些“觉悟”：“突然，我冷丁儿开始瞧不起了爹，瞧不起了队长三叔和八爷，瞧不起这一桌瑶沟主事的人。我莫名地觉摸到了他们的无能，觉摸到了爷辈、爹辈处世混人做事的拙笨。”“我仿佛看见，瑶沟人就如同又老又瘦的羊群，几条树枝编一个圈儿，就永远把他们关了进去。他们在那圈里跳，在那圈里叫，他们叫裂了嗓子、跳断了腿，却永远没能走出那几枝编圈。”（《婚

幻》)这种“觉悟”体现在连科行动上的就是伺机将支书闺女要去采药的崖边弄得一踏即陷,要么支书闺女被摔死,要么他就成为她的“救命恩人”。《乡间故事》里的连科是“觉悟”了的连科,所以他与村长闺女解除婚姻之后还拉走了村长姐家那头原来准备结婚时用的大猪;他为了攀上准“乡长”的高枝,极尽伪情骗取了其闺女的真情。可以看出连科的心灵里不断注入赖、伪、恶的因素,他不像父辈那样“羊”了,也不是从前那样单纯善良和软弱了。阎连科无疑对他作品中的人物持有一种批判眼光,但同时也包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认同态度,他们不如此活着又能怎样?连科灵魂的变化也不过是客观现实与文明存在致使的必然,是他的生命在这块物质与精神同样贫瘠土壤上的个人突围轨迹。阎连科作品的意义正在于无伪地解剖了客观存在着的这种生存形态及其相应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使人们能够正视自己在怎样一种物质经济和文化价值中生存,正视自己的位置和处境——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首先只有打破梦境,才能真正认识自身,然后才能有其他。

阎连科所描写的生活无疑是他切身体验过的,虽然主人公“连科”并不就是作家阎连科自己的化身,但这里存在着某种刻骨的情感丝缕与铭心的人生体验记忆,这也表现在作家将主人公、叙述者、作者三重关系融于一体。这种融而为一的处理使叙述显得真实亲切,自然朴实。在作品中看不见什么格外的形式试验或技巧卖弄,也没有令人目眩的时空倒错或叙述角度的频繁转换,一切都是那么实实在在,故事顺着时间推移而衍进。这种朴素实在反而带来一种清新亲切之感,使读者径直走进故事。《瑶沟的日头》与《瑶沟人的梦》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但是,也不能忽视阎连科在这一叙述处理中受到了一种限制,不能移动的固定视角限制了叙述的灵活性和思维空间,使艺术张力不能充分扩展,因而在审美效果上就缺乏更充分的艺术弹性,甚至叙述显得有些机械、刻板。在小说艺术大大发展了的今天,就使读者有不能充分满足之感,这一点也是明显体现在《瑶沟的日头》与《瑶沟人的梦》两部作品中。而到《乡间故事》,可以看出作家试图克服拘谨的某种努力,采取了一些不拘泥于时空限制的处理,叙述角度也有了一些移动,无疑增强了艺术的审美弹性。但是,如何处理这种客观实在与艺术提升,时空限制与艺术超越的关系,以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艺术真实和审美境界,还需要阎连科在今后的艺术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琢磨。